

微·單眼

微單眼，是一種介於傻瓜相機和單眼相機之間的相機類型。傻瓜相機自然不需解釋，名稱明白表示是傻瓜也可以使用的相機。單眼相機笨重得多，可以更換鏡頭，有反光鏡，所以快門聲音特別大，很多單眼配有觀景窗，拍照的時候用單邊眼睛看觀景窗取景，令外人看起來專業度大增。微單眼也可以換鏡頭，但沒有反光鏡以及觀景窗，相機本身提供很多場景模式，例如：夜景、肖像、微距拍攝等，也有智能自動功能，可當傻瓜相機使用，可以說，是從業餘傻瓜相機攝影師，進階到專業單眼相機攝影師的入門款。

本著這個觀念，我存了很久的錢，終於幫自己買了一台微單眼。想像自己是個學步的小孩，練習一陣子之後，就能晉升為會奔跑的單眼相機玩家。微單眼剛入手時，我興奮地研究光圈、快門、ISO 值之類的觀念，但研究了幾天之後，仍然不太會運用，便開始偷懶地使用內建的場景模式和智能自動功能。因此遲遲無法晉級，至今還停留在傻瓜相機攝影師的程度。

拍照的時間變多了。比起以前，我現在比較喜歡用相機記錄生活，它的畫質也比一般傻瓜相機好上很多。雖然現在流行用手機拍照更加方便，一拍照就能立刻上傳網路，解析度也很不錯，但我還是喜歡使用相機。奢侈地把微單眼當成傻瓜相機使用，捕捉花草、陌生人、以及陌生人的寵物。照片裡通常都沒有我。

用著極為緩慢至難以令人察覺的進度，學習著怎麼使用微單眼。

因為工作的關係，母親北上至我就學的城市。在相約見面的日子，我打算帶著我珍愛的微單眼，或許有機會將母親捕捉到我電腦的資料夾裡。

對於相機的功能，我充滿自信，對於自己大腦的功能，就不是這麼回事了。幾天前，就開始為了這場相聚失眠，腦中總是不斷演練當天可能發生的狀況，而更加趕走瞌睡蟲的，是嘗試複習母親在記憶中的臉龐。一如個人生活照的短缺，母親的照片，也是一張都沒有。我的自信如同吊掛在眼皮下方的黑眼圈。

這天，我照計畫帶著我的微單眼出門。

一定要留下一張臉龐清晰的照片。

我們相約在便利商店。在便利商店外，我佯裝成從容的路人，一邊偷看便利商店裡是否有熟悉的臉孔。有位婦人一直盯著我瞧，瞧得我渾身不對勁，瞧得我微微地心虛，低頭假裝使用手機，也不敢踏進便利商店一步。婦人終於對我揮揮手。我裝作一副現在才看到她的樣子，怯生生走進去。

母親一個多月前動完左眼黃斑部病變的手術，她戴著黑框眼鏡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戴眼鏡，並驚訝於一個人有沒有配戴眼鏡竟然對外型有著這麼大的差別。我們坐在便利商店裡，看著落地窗外往來的行人，聊天。母親主動打破沉默的尷尬：「現在便利商

店真的很方便，買一點東西就可以在裡面吹冷氣休息。」便利商店是旅人的中繼站。低頭滑手機的年輕女孩打扮入時，男友走進來喚她一聲，女孩故作生氣埋怨他遲到，最後兩人還是挽著手離開。年輕男性業務員西裝筆挺，喝著冰涼飲料替自己降溫，一邊聽著對面女士的諄諄教誨，接下來要拜訪另一位客戶，記得不要犯某些錯誤，記得該說甚麼，幾點幾分該離開這裡，才不會遲到，不過他們比預定的時間提早離開這間商店。在展場外徹夜排隊等待的人們，不時會從自備小帳棚遷徙到店裡，吹吹冷氣、補充食物飲品，商店的大門是任意門，叮咚的聲音一響，就走進了任何東西應有盡有的小屋，這裡是他們的臨時休息站，主要戰場是一個裡面甚麼東西都沒有、而且如果裡面沒有人就會被吹走的帳棚，有幾個人進進出出商店好幾次。一位老婆婆面前有食用完畢的餐點杯盤，一個人靜靜地看著窗外往來的行人，有些人匆匆經過，有些人緩步愜意，老婆婆就這樣一個人坐著，微微地，發呆。

我在這間旅人的中繼站裡，和母親見面。想不起上次見面是甚麼時候。想不起在哪裡見過面。想不起她上次的模樣。我們也只是稍作停留，等待另一個人依約到來，互相交代一些流水帳，互相提醒希望對方注意的生活小細節，偶爾直視窗外甚麼都沒說。偶爾心頭會微微一顫。想起我仍年幼時母親的臉龐，那時候的照片裡，大家都有笑容。想起母親偷偷離開的前一天晚上，一起在廚房準備晚餐。想起房子裡人口密度下降之後的溫度。

父親鎖住了很多東西。家裡的櫃子和他的書桌，幾乎都可以上鎖。我的出生證明被鎖在他的書桌裡。我之所以存在的證明，被鎖在只有父親有鑰匙的書桌抽屜裡。鐵櫃裡其中一層鎖著我的成績單和獎狀，以我自己的努力得來的成績證明，從我拿到開始，就失去了它們的所有權。所有兒時的照片也被鎖在櫃子裡。

回憶，被牢牢地鎖住了。

母親也被牢牢地鎖在家裡。婚後，母親被迫辭去工作。就這樣與就業市場脫節了非常多年。直到某一天，又突然地被丟回那早已變得五光十色、她認不得的社會中。變遷地如此快速的世界是很殘酷的。以前的我總是無法諒解，為何母親總是沒有消息？為何我不值得被爭取和關注？直到我自己真正接觸了這個社會，並且以同為成年女性的身分理解這個社會。想法，才輕微地轉變。

成長常常以極為緩慢的速度進行。

母親從包包拿出眼藥水，醫師叮嚀手術後一定要按時點。在左眼點了數滴，她一邊閉著左眼，一邊對我說話，說著說著，眼藥水從緊閉的左眼流了出來。

印象中，從沒看過母親哭。即使是在數個嚴重爭執或拳腳相向的深夜，我也不會聽

過哭泣的聲音。無數個她與父親以為我已熟睡的深夜，我會被爭吵聲驚醒，房門縫底下透進一些光線，我不敢開燈，只將房門開到剛好能容納我一隻眼睛視線的細縫，他們兩人看起來狹窄又模糊。

母親可能把眼淚都留給我了。

拿出新買的智慧型手機，母親略顯得意表示她已經會使用這類電子產品，不過要買螢幕大一點的手機，才看得清楚。她自嘲著：「以前年輕的時候，兩隻眼睛都看得很清楚，也會看不對人。現在老了，眼睛不行了，才知道要慢慢看才看得仔細。」

我回想著母親當初離家的故事。父親和母親說著不同的版本。

所以我有時多疑，違反我原初的性格。

我開始說謊，是從母親離開之後。我開始在作文簿裡、寒暑假作業簿裡，書寫許多亮麗又溫馨的謊言。我在格子裡編織著與母親慶祝節日的情景、字裡行間會充滿著再度相聚的濃濃思念與親情。我可以圖文並茂地描述一家人出遊的經過與得到的收穫，即使母親離開之後，我們便鮮少出遊。我會在腦海裡搜尋時間留下的印記，再編寫成其他版本，用來填補成長過程中的縫隙。

我想，我一定將回憶改寫得很好，因為我總是得到很好的分數，還常被派去參加比賽。

母親說她試過這支手機的拍照功能，覺得還不錯，或許等等我們兩個可以拍一張。我趕緊拿出我的微單眼，希望也能用它來拍。我們聊起現在的手機都有強大的修圖功能，照片可在彈指之間隨心所欲地被美化。

照片距離呈現真實樣貌越來越遠。和我作文簿裡的遊記是一樣的。

店外有一位等待展覽開幕的年輕女子，不停用手機自拍，或許正在上網打卡。冒昧請她幫我們拍照，她不太會使用相機，一連重拍了好幾次。

時間已近傍晚，母親該離開了。我們只做簡單道別，她小小的身影便直挺挺地走遠。我拿出我的微單眼，想捕捉此時的背影。想了想，卻收起相機。我閉著一隻眼，模擬著使用單眼相機觀景窗的模樣，想仔細地把這個時刻捕捉在心裡。

集合我人生的片段，就像拼貼一張張時間不連貫的照片。其中某些時段的畫面或許遺失。沒有照片，相簿裡是空白的，但記憶裡不是。

不協調的蒙太奇。

剪輯著人生。

而記錄還沒結束。